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
第二十六回 恃夫憐因風生事 避家難出外尋生

卻說鄒小姐與月娥正說著，阿蓮便來了，聽了亦說：「不錯，若有放腳藥更為大妙。我從前與雪花說有裹小的藥必有放大的藥，雪花尚笑我，想想此藥必有得買。」月娥，鄒小姐聽了亦覺好笑。不一時，賽金亦來，說：「妳們笑什麼？」月娥便將放腳的話告訴了賽金。賽金品貌原是平常，要靠這兩隻小腳迷丈夫的，聽了放腳的話與她意思相反，聽了數句便走開，至房中靠在牀上與丈夫說道：「兩個嫂嫂方才說婦人小腳不便偷漢子，要將腳放大哩。你不信你看大嫂嫂已把高底去了。」這原是賽金的頑話，水如聽了心想：他嫂嫂一個丈夫是吃鴉片，一個丈夫又出外，莫不是他二人果有此想頭。便說：「你不要放腳就是好，婦人我便更喜歡你。」

這賽金本來因丈夫喜歡他，丈夫是小孩子的一般無話不說，是時聽了這話便笑嘻嘻說：「我腳小何嘗不會偷男子，你說我只有你一個麼？」

水如聽了再看看他老婆，這般的一個相貌，又是時常到家中去，又潘奶奶亦只生他一人，諸事隨他，聽了這句話亦不敢說有沒。心中想：「你這個婦人諸事不能做，件件要我替你做，原是為你腳小不會做，哪料你反會情漢子。」看官知道，大凡女人壓服男人，使男人如下人一般服伺他，男人未有不怨悔的。老婆若是無錯處，是愛他的色，不敢發作。今聽老婆說會偷人，心想：「我如此之巴結你，原來你不知我的好處，猶且貪心不足。」便不理他。

賽金起初並不疑心，過了數日，水如這個疑心終丟不去，只冷冷淡淡待他。賽金是平日丈夫巴結他慣的，到了這日夜中，因丈夫不去理他，空了多夜了便不耐煩，即去撩撥他丈夫，不料水如亦不理他。賽金不屑仰攀，即羞惱成怒。當夜亦未曾想到他與丈夫說的話，並不知他丈夫肚裡氣惱他，便栽埋他丈夫在外邊偷女人，將些無影無形的話壓在丈夫身上來，水如又不理他。賽金見丈夫仍不低頭俯就，便步步踏進來，水如被他層層逼著，只說得一句，說：「你這婦人好不羞恥！」賽金便一口咬住說：「我偷人，有何憑據？你不說我不依！」夫妻遂大鬧起來。合家皆來勸解，問起方知為月娥鄒小姐要放腳，賽金造出些頑話，說腳放大了好偷人，又說自己腳小亦能偷人這些話鬧出來的。當時各人聽了這些話殊覺污穢，不堪入耳，各人便皆生出一種心來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卻如親眼見過偷人的一般。雪花是有心病的，當時與華如曾說過腳大好偷人，又且早與華如相好，今聽了這些人話便說：「我們腳大皆要偷人的，你卻見過我偷過幾次人？」這一次便吵得鵝鴨船翻，滿屋婦女聲。只聽得「小腳」「小腳」，足足有千萬聲的「小腳」。水如此時亦恨極了，便說：「是了，是了，不用說了，我心裡明白了。」從此水如方有悔心，私想：「婦人原來不可喜歡她的，一喜歡便將我欺負的如此之看不起。總是當年我不應該見她腳小討來的，如今想想有何用處，白白服伺她二三年，若我老了尚要人服伺，到得那時，我何能要服伺她麼。」又見他妹子阿蓮的兒子碩泉剛剛的會走，他妹子帶住。不料碩泉伏在水缸上一低頭便栽入水缸，妹子走得慢，幾乎將碩泉浸死，幸虧玉英見了，二三腳走到，提起救了碩泉。又見雪花種田，一年好似一年，方想得大腳的好處。當時水如勸他老婆再不要爭腳大腳小，恐外人聽得不雅。賽金想，這話是丈夫壓他，心想：「你今日如何管起我來？」便徹底翻騰說「你既不要我這個小腳」，勒著水如出手腳印立休書出了她，鬧得凶了，各人均不管她，聽她二人爭個不了。

原來當時分家，各已娶親，惟月如未娶，搭在他三哥處吃飯。今見他三哥三嫂如此爭鬧，無人煮飯，便餓了一天。不料至次日猶然爭個不了。月如初時勸勸，賽金是老著臉皮說：「你三哥未討我時就偷你家毛丫頭春雲，是他自己對我說的，我並不會偷人，說了句頑話他便二三日不理我。四叔叔你不必勸我，你可問你三哥還我偷人的真憑據來。」

月如是未討親的人亦不能說，心想：「他二人爭口與我何干？惟終日不起火食成何人家，總是我三哥愛小腳弄出這禍根。我從前已想到透明，在這家中有何好處，不如出外謀生。但浙東場面亦小，若說學生意是小雞吃粟米，學得成亦是溝中撐船。欲想捐個佐雜，將分來的家私變去亦好捐了未入流，不想我二哥又有信來。偏說如今倒家私的不是嫖賭兩項，只要一捐官，家私便倒盡了。若與人有仇氣，不必告他們到衙門，只要勸他捐官就是收拾他性命，仇是一定要報的。想想二哥的信，又不敢捐官，不如帶了錢到二哥處看看場面再想法子。」主意已定便不來勸他哥嫂，收拾了錢並辦了行李，過了數日辭了三房哥嫂並妹子阿蓮，便一逕到江蘇來了。

在路走了十日便到蘇州，尋著華如，華如見了他老四驚問：「你為何要到這裡來？」月如便說：「家中三哥三嫂為腳小弄得不成人家，我站不住，出來到這裡尋生路的。」華如歎了口氣。月如又說：「雪花與阿蓮種田，如今家中皆是穀堆。你做官不及他，現在大哥已叫玉英學起來，大嫂二嫂亦自悔小腳不能做事，均要放大了腳做事呢。」

華如聽了說：「早該如此。」

月如又說：「大哥嫌鴉片，要戒煙了。」

華如聽了亦說應該的，便說：「有一位鄭芝苾是先生的朋友，亦在此前與孔先生先後來蘇。孔先生已被師母喚回去種田自食其力，倒也快活。這芝苾是來謀館地，我看這人難以速成，倒是看了洋務書，又結交了一個西學儒士教他識洋字，頗能解悟。他說要去見見場面以後便可學學製造，這人志向卻大呢。你吃過茶停一會他回來你可見見他，如你見了，聽他說了便能一切懂得，大家學起來，檢阿件試試，我們家中還愁吃用麼？」月如這兩年亦聽得洋務是學得的。欲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